

从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看苏轼的豪放与从容

裴春宝

(武警警官学院 610312)

摘要：苏轼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被誉为“千古绝唱”的名作，是宋词中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作品，也是豪放词中最杰出的代表。它写于神宗元丰五年（1082）年七月，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游黄冈城外的赤壁旧址时所作。此词通过对月夜江上壮美景色的描绘，借对古代战场的凭吊和对风流人物才略、气度、功业的追念，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、功业未就、老大未成的忧愤豪放之情，同时表现了作者关注历史和人生的旷达从容之心。

关键词：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；苏轼；豪放；从容

苏轼在黄州作诗作词多比较少，只有词的数量不减反增，他在黄州生活了四年零三个月，平均每年作词十九首，原告与医生的平均数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苏轼在黄州所写的七十九首词中，名篇之多远非其他时期可比，黄州堪称苏词创作的巅峰时期。此时的贬谪生涯使苏轼的人生观变得更加通透成熟，也使他的文学创作变得更加老练深沉，可以说，黄州是苏轼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。因为，从此以后，苏轼才成为了苏东坡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不但是苏词的代表作，也是宋代乃至词史上前所未有的豪放词。其经典地位在宋金时确立，元明时进一步提升，清代则稳中稍降，仍雄踞榜首，二十世纪，影响力再次扩大。^[1]

一、描绘壮景、追念英雄

开篇“大江东去”写出了场景的非凡气象。接下来勾画古战场的险要形势：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案，卷起千堆雪。”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，汹涌的惊涛骇浪猛烈地搏击着江岸，涛涛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。作者抓住陡峭的悬崖峭壁江水卷起的浪花，描绘出一幅雄伟壮丽、气势磅礴的画面，仿佛把我们带入了鼓角争鸣的赤壁古战场，最后用“江山如画”来收束，为下阙中周瑜的出场做铺垫。

周瑜是苏轼心中理想人物的化身：美人配英雄，更显周郎的风姿潇洒、年轻得意；羽扇纶巾的装束，彰显出其分神娴雅的儒将风范；谈笑之间，檣櫓灰飞烟灭，写其指挥若定、成竹在胸的过人谋略。苏轼借理想化的周瑜表达了对英雄的仰慕、对建功立业的渴望。因此，苏轼在塑造周瑜形象时，自然免不了在心中与周瑜做一番对比：周瑜婚姻幸福美满，英俊儒雅，手握重拳，赤壁一战，声威大震，可谓功成名就，人生志得意满。而苏轼却是发妻早亡。苏轼的发妻叫王弗，27岁时不幸病逝，苏轼在她去世十年后写下了催人泪下的《江城子·十年生死两茫茫》来祭奠她。可见在苏轼心中，妻子王弗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可以说是苏轼的知音。而此时陪伴他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，她是一位贤惠善良勤劳的传统女性，是苏轼的贤内助，但却不懂得苏轼这样一个大才子的内心。苏轼此时被贬黄州两年余，不知不觉生出了白发，不再像当年在密州时“聊发少年狂”，而是感叹自己“早生华发”，感叹韶华易逝却功业难成。

通过对比我们总结一下取得成功的三大因素，即志、才、运。“运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机遇和平台等。“志”和“才”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而“运”则并不完全受自己控制。《宋史·苏轼列传》中写道：程氏读东汉《范滂传》，慨然叹息。苏轼请曰：“轼若为滂，母许之否乎？”程氏曰：“汝能为滂，吾顾不能为滂母邪？”范母的这番话是勉励儿子，为正义而死，死得其所。程氏此话同样是在勉励儿子。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小小年纪的苏轼就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壮志，也奠定了他刚直不阿的政治品格，这品格关系着苏轼今后的仕途。苏轼入仕后经常遇贬或放于外任，一生中真正在朝任职的时间总共只有八年零十一个月，但是他忠心耿耿，敢仗义执言，往往奋不顾身地面折朝廷，真正实现了儿时的誓言。

那么苏轼的才华怎么样呢？欧阳修读到苏轼的文章时说：“吾党彼此人出一头地。”此时的欧阳修不但是朝廷高官，也是文坛盟主。他的意思是苏轼才高胜于己，自己要退下来为苏轼让路。而苏轼果然不负众望，日后勤学，文自成一派，成为了文坛领袖。苏轼参加制科考试，仁宗皇帝看罢兄弟俩的文章，回到后宫高兴的对曹皇后说：“朕今日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。虽我老矣，已不及用，朕将留遗后人。”可见他深得皇帝器重，足见青年苏轼才华横溢，曾无限接近人生理想。他本可以大展宏图，实现理想抱负。而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“本可以”。元丰二年，苏轼遭遇“乌台诗案”。到湖州上任的苏轼照例写了一篇《湖州谢上表》，却被李定等人说成

是诽谤新法，因此得罪。“拉一太守，如驱鸡犬。”这是苏轼被押解北上汴梁途中的写照，步行二十余日，无异于示众。御史台监狱中，邻监写道“遥怜北户吴兴守，诟辱通宵不忍闻”一代文豪竟被小人如此折磨。于苏轼而言，这是何等的屈辱。个人的抱负和才华得不到施展，连累家人亲友，由此而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、耻辱感和愧疚感。

二、旷达乐观、豪放从容

“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间如梦，一樽还酹江月。”他说，我甚有当年的赤壁古战场，应该笑我自作多情把，我已经过早的生出了花白的头发。那么是谁在“笑”呢？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，比如周瑜、比如王弗，但是我更倾向于作者的自嘲。他在《初到黄州》中写道：“自笑平生为口忙，老来事业转荒唐。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。”“为口忙”和“转荒唐”是对因乌台诗案和如今无粮糊口的显示困境的自嘲，是对无妄之灾的接纳和反省。可见苏轼是善于自嘲的。前文用大量豪迈之笔勾勒了周瑜的形象，流露出仰慕之情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。回过头来，看看眼下的自己，戴罪黄州、早生华发、前途渺茫，却还想着做和周瑜一样的英雄，岂不是自嘲吗？接下来，他感叹“人间如梦”又怎么理解呢？我认为不能单看此处的“人间如梦”，苏轼在作品中经常流露出“人间如梦”或者“吾生如寄”的感慨。王水照教授认为“‘梦’是人在空间存在中对个体生命的实在性表示怀疑，是人咋时间的流变中对生命优先性的思考”。苏轼24岁时在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写道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”^[2]他把人生看做是一个漫长的征途，万里飞鸿在雪地里偶然留下爪痕。人生犹如雪泥鸿爪一般充满着飘忽不定的偶然性，这看似表达出人生的空漠感，实则是真实人生的写照，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清醒认识。当年的英雄，无论是“横槊赋诗”的曹操，还是火烧赤壁的周瑜，都被大浪淘尽，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中。因着岁月变迁，人生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。苏轼仕途坎坷，他壮志难酬的苦闷便在这永恒的江月之中获得了消解，用一个“笑”字在中化悲愤为旷达。他的精神武器就是旷达乐观的心态和坚毅刚强的意志，就是抽身一步天地宽的从容。

结语

苏东坡的文章虽名满天下，仕途却历尽艰辛，屡遭迫害，但终不改其乐观天性。苏轼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，写了大量政论性诗歌，充满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历史责任感。后期尽管他还是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自勉，胸存浩然正气，但已融入了大量佛、道思想，外儒内佛，以求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，为我造就了一个极其可爱的人格形象，对后世影响巨大。而纵观其一生，黄州时期使壮年的苏轼爆发出耀眼的生命火花。他一生融儒、释、道于一体，诗、文、词、书、画俱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；他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天才的多面性、丰富感、变化感和幽默感。苏东坡已死，虽然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，但他留给我们的，是他那心灵的喜悦，是他那思想的快乐，这才是万古不朽的^[3]。他以儒家思想正视人生，以道家思想简化人生，以佛家思想看淡人生，完善了自己的人格，做到了入仕又出仕，既接受现实，又超然物外，的人格精神所体现的进取、正直、慈悲与旷达，总能在最低的境遇，活出最高的境界，千年来诗中闪耀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天空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涂普生.黄州胜处之于苏东坡的人生意义[J].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.2004(08).

[2]郁玉英.宋词第一首篇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经典化析[J].齐鲁学刊.2009(11).

[3]林语堂.苏东坡传[M].人民文学出版社.2019.